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

蔡元培等 著



上海三聯書店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

蔡元培等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 蔡元培等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ISBN 978-7-5426-4619-4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序言—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466 号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著 者 / 蔡元培等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封面设计 / 清风

策 划 / 赵炬

执 行 /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 嘎拉 江岩 牵牛 莉娜

监 制 / 吴昊

责任校对 / 笑然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刷装订 /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285 千字

印 张 / 23.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619-4/I·829

定 价 / 116.00 元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出版人的话

如今的沪上,也只有上海三联书店还会使人联想起民国时期的沪上出版。因为那时活跃在沪上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以至后来结合成为的三联书店,始终是中国进步出版的代表。我们有责任将那时沪上的出版做些梳理,使曾经推动和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书籍拂尘再现。出版“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便是其中的实践。

民国的“初版书”或称“初版本”,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新文化的兴起与前行的创作倾向,表现了出版者选题的与时俱进。

民国的某一时段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使得社会的各种思想、思潮、主义、主张、学科、学术等等得以充分地著书立说并传播。那时的许多初版书是中国现代学科和学术的开山之作,乃至今天仍是中国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基本命题。重温那一时期的初版书,对应现时相关的研究与探讨,真是会有许多联想和启示。再现初版书的意义在于温故而知新。

初版之后的重版、再版、修订版等等,尽管会使作品的内容及形式趋于完善,但却不是原创的初始形态,再受到社会变动施加的某些影响,多少会有别于最初的表达。这也是选定初版书的原因。

民国版的图书大多为纸皮书,精装(洋装)书不多,而且初版的印量不大,一般在两三千册之间,加之那时印制技术和纸张条件的局限,几十年过来,得以留存下来的有不少成为了善本甚或孤本,能保存完好无损的就更稀缺了。因而在编制这套书时,只能依据辗转找到的初版书复

制,尽可能保持初版时的面貌。对于原书的破损和字迹不清之处,尽可能加以技术修复,使之达到不影响阅读的效果。还需说明的是,复制出版的效果,必然会受所用底本的情形所限,不易达到现今书籍制作的某些水准。

民国时期初版的各种图书大约十余万种,并且以沪上最为集中。文化的创作与出版是一个不断筛选、淘汰、积累的过程,我们将尽力使那时初版的精品佳作得以重现。

我们将严格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则,妥善处理出版的相关事务。

感谢上海图书馆和版本收藏者提供了珍贵的版本文献,使“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得以与公众见面。

相信民国初版书的复制出版,不仅可以满足社会阅读与研究的需要,还可以使民国初版书的内容与形态得以更持久地留存。

2014年1月1日

中國新文學系導論集

蔡元培等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月初版

本書乃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冊中所載各篇導言而成，故名「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內計總序一篇，導言九篇，是第一個十年間中國新文學各部門綜合的研究。

目 錄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蔡元培

一

新文學的建設理論

胡適

一三

五四以來文學上的論爭

鄭振鐸

五三

現代小說導論(一)

茅盾

八一

文學研究會諸作家

現代小說導論(二)

魯迅

一二三

彌灑莽原狂飈等文學團體諸作家

現代小說導論(三)

鄭伯奇

一四三

創造社諸作家

現代散文導論(上)

周作人

一七九

現代散文導論(下)

郁達夫

一九九

現代戲劇導論

洪深

二二三

現代詩歌導論

朱自清

三四七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總序——

蔡元培

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爲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比擬，也經過一種煩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埒，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五四運動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

歐洲文化，不外乎科學與美術；自純粹的科學：理、化、地質、生物等等以外，實業的發達，社會的組織，無一不以科學爲基本，均得以廣義的科學包括他們。自狹義的美術：建築、雕刻、繪畫等等以外，如音樂、文學及一切精製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術包括他們。而近代的科學美術，實皆植基於復興時代；例如文、西、米、開、蘭、基、羅、與、拉、飛、爾三人，固爲復興時代最大美術家，而文、西同時爲科學家及工程師，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觀察與實驗法，哥、白、尼與加、立、里的天文學，均爲開先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與美術家，何以不說爲創造而說是復興？這因爲學術的種子，早已在希臘羅馬分布了。例如希臘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種柱廊，羅馬的穹門、斐、諾、亞、司、科、派、柏、拉、克、希、脫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畫與花瓶，荷馬的史詩，愛、司、凱、拉、索、福、克、幼、利、披、留、與、亞、利、司、多、芬的戲劇，固已極美術文學的能事，就是賽、勒、司、亞、利、司、太克的天文，畢、達、可、拉、斯、歐、几、里得的數學，依、洛、陶、德、的地理，亞、奇、米、得、的物理，亞、里、斯、多、得、的生物學，黑、格、拉、底、的醫學，亦都已確立近代科學的基礎。

羅馬末年，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舊文化幾乎消滅，這時候，保存文化的全恃兩種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勢力，局於一隅；而基督教的勢力，則幾乎彌漫全歐。基督教受了羅馬政治的影響，組織教會，設各地方主教，而且以羅馬爲中心，駐以教皇。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文化，一切教會化，例如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得，自生物學而外，對於倫

理學、美學及其他科學，均有所建樹，而教會即利用亞氏的學說爲工具，曲解旁推，務合於教義的標準。有不合教義的，就指爲邪教徒，用火刑懲罰他們。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剝奪，觀中古時代大學的課程，除聖經及亞里斯多德著作外，有一點名學、科學及羅馬法律，沒有歷史與文學，他的固陋可以想見了。那時候崇闕的建築，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參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願望，正與希臘人均衡和諧的建築，代表現世安和的命運相對待。附屬於建築的圖畫與雕刻，都以聖經中故事爲題材；音樂詩歌，亦以應用於教會的爲時宜。

及十三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語發表他最著名的長詩神曲，其內容雖尙襲天堂地獄的老套，而其所描寫的人物，都能顯出個性，不拘於教會的典型；文詞的優美，又深受希臘文學的影響，而可以與他們匹敵，這是歐洲復興時期的開山。嗣後由文學而藝術，由文藝而及於科學，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種革新的運動。

我國古代文化，以周代爲最可徵信。周公的制禮作樂，不讓希臘的梭倫；東周季世，孔子的知行並重，循循善誘，正如蘇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陳王道，正如柏拉圖；荀子傳羣經，持禮法，爲稷下祭酒，正如亞里斯多德；老子的神秘，正如畢達哥拉斯；陰陽家以五行說明萬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風爲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亞派；莊子的樂觀，正如伊壁鳩魯派；名家的詭辯，正如哲人縱橫家言，正如雄辯術。此外如周髀的數學，素問靈樞的醫學，考工記的工學，墨子的物理學，爾雅的生物學，亦已樹立科學的基礎。

在文學方面，周易的絮靜，禮經的謹嚴，老子的名貴，墨子的質素，孟子的條達，莊子的佻詭，鄒衍的闕大，荀卿與韓非的刻覈，左氏春秋的和雅，戰國策的博麗，可以見散文的盛況。風雅頌的詩，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辭賦，可以見韻文

的盛況。

在藝術方面，樂詁說音樂理論甚精，但樂譜不傳。詩小雅斯千篇稱「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可以見現今宮殿式之棧桷，已於當時開始。當代建築，如周之明堂，七廟，三朝，九寢，楚之章華臺，燕之黃金臺，秦之阿房宮等，雖名制屢見記載，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臘羅馬的石材，故遺跡多被湮沒。玉器銅器的形式，變化甚多，但所見圖案，以雲雷文及獸頭爲多，植物已極希有，很少見有雕刻人物如希臘花瓶的。韓非子說畫犬馬難，畫鬼魅易，近乎寫實派。莊子說宋元君有解衣盤礴的畫史，近乎寫意派，但我們尙沒有到周代的壁畫。所以我們敢斷言的，是周代的哲學與文學，確可與希臘羅馬比擬。

秦始皇帝任李斯，專用法家言，焚書坑儒。漢初矯秦弊，又專尙黃老；文帝時儒家與道家爭，以「家人言」與「司空且書」互相詆。武帝時始用董仲舒對策（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詔「可」。武帝乃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利祿之途」既開，優秀分子，競出一途，爲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時至三千人；後漢時大學至二萬餘生，都抱着通經致用的目的，如「禹貢治河」，「三百篇諷諫」，「春秋斷獄」等等，這時候雖然有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讖緯學的符命然終以經術爲中心。魏晉以後，雖然有佛教輸入，引起老莊的玄學，與處士的清談；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鍊，符

錄的迷信；但是經學的領域還是很堅固，例如義疏之學，南方有崔靈恩，沈文阿，皇侃，戚衰，張護，顧越，王元規等，北方有劉獻之，徐遵明，李欽，沈重，熊安生等。（褚季野說：「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安國說：「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又說：「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觀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迄於唐代，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學經的勢力，隨「利祿之途」而發展，真可以壓倒一切了。

漢代承荀卿，屈原的餘緒，有司馬相如，楊雄，班固，枚乘等競爲辭賦，句多駢麗；後來又漸多用於記事的文章，如蔡邕所作的碑銘，就是這一類。魏晉以後，一切文辭均用此體；後世稱爲駢文，或稱四六。

唐德宗時（西歷八世紀）韓愈始不滿意於六朝駢麗的文章，而以周季漢初論辯記事文爲模範，創所謂「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時候與他同調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對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廬，焚其書」的提議，乃與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補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等語，以提倡君權的絕對。李翱等推波助瀾，漸引起宋明理學的運動。但宋明理學，又並不似韓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雖亦排斥佛老，而裏面却頗兼採佛老二氏的長處；如河圖洛書太極圖等，本諸道數；天理人慾明善復初等，本諸佛教。在陸王一派，偏於「尊德性」固然不諱談禪，陽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話，與科學背馳，固無足異；程朱一派，力避近禪，然陽儒陰禪的地方很多。朱熹釋格物爲卽物窮理，且說：「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似稍近於現代科學家之歸納法，然以不從實驗上着手，所以也不能產生科學。那時程頤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斥再醮婦，蹂躪女權，正與韓愈的「臣罪當誅」

相等，誤會三綱的舊說，破壞「五倫」的本義。不幸此等謬說適投明清兩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舉爲誘惑，一方面以文字獄爲鞭策，思想言論的自由，全被剝奪。

明清之間，惟黃宗義、明夷待訪錄，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義，力闢以理責人的罪惡，俞正燮於癸巳類稿存稿中有反對尊男卑女的文辭，遠之合於諸子的哲學，近之合於西方的哲學，然皆如曇花一現，無人注意。

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始則感武器的不如人，後來看到政治上，後來看到教育上，學術上都覺得不如人了，於是有維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爲號召，康有爲、譚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書，本禮運的大同義而附以近代人文主義的新義，譚氏有仁學，本佛教平等觀而衝決一切的網羅，在當時確爲佼佼者。然終以遷就時人思想的緣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結果仍歸於失敗。

嗣後又經庚子極端頑固派的一試，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漸博得多數信任，於是有辛亥革命，實行「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宣言，當時思想言論的自由，雖極點，保皇尊孔的舊習，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所羽翼的軍閥之摧殘，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在此暴力壓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興，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陳獨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於民國四年創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陳六義：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到民國八年，新青年宣言，有云：「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

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上道德上經濟上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有云：「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國粹和舊文學。」他的主張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固然前後如一，而「破壞舊文學的罪案」與「反對舊文學」的聲明，均於八年始見，這是因爲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起於五年。五年十月胡適來書，稱「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僻俗字俗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由是陳獨秀於六年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有云：「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我友胡適。余敢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是那時候由思想革命而進於文學革命的歷史。

爲怎麼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爲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錢玄同於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陳獨秀書，有云：「舊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爲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張的「廢滅漢文」雖不易實現，而先廢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獨秀的書，就說：「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裏面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次通信起，以後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嘗試集一樣意思。並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農先生都來嘗試嘗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裏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贊成做白話文的先生們，若是大家都肯嘗試，那麼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後必定會有。」可以看見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話文也頗流行，那時候最著名的白話報，在杭州是林獬陳敬第等所編，在蕪湖是獨秀與劉光漢等所編，在北京是杭辛齋，彭翼仲等所編，即余與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編的俄事警聞與警鐘，每日有白話文與文言文論說各一篇，但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緣故，是專爲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並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歐洲復興時期以人文主義爲標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圖畫而言，中古時代的神象，都是憂鬱枯板與普通人不同，及復興時代，一以生人爲模型，例如拉飛兒所畫聖母，全是窈窕的幼婦，所畫耶穌，全是活潑的兒童。使